

一个故事的两种时间

□李丹

“城”与“乡”的关系，是中国新文学肇始以来的“第一推动”，少年闰土与中年阿Q、骆驼祥子与吴老太爷，其故事无不在城镇与乡村间的位移中展开，从“流寓文学”到“进城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是一部“城—乡”互动的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叙事所蕴含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问题，更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黑瓦寨的孩子》中，“城”的时间与“乡”的时间在词语中交错起伏、彼此接驳，又平面化地摊涂在读者眼前。事实上，当前中国城乡土地上的一切“先进一落后”“过去一未来”，转换到传播媒介中都是一种“扁平化存在”，从启东出租屋到黑瓦寨西番初级中学，既是空间的转换，又是时间的拼贴。

20世纪的陈丹青初到拉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21世纪的王嘉峪初返黑瓦寨，看到的是“青藏高原边缘的冲积扇”。陈丹青回顾这两种时间的相遇，以画家的口吻说，看到了“古代人脸上那种近乎原始，而又端庄、淳朴的美”，而在少年王嘉峪的印象里，则是“白鹭、蚱蜢和蟋蟀”以及“森林、灌木和洋葱”，两人都坠入到、沉醉于某种迥异于平素的时间里，《西藏组画》与《黑瓦寨的孩子》书写了同一种相遇。作者安排王嘉峪在倏忽间远离了母亲的病苦，从“尿毒症时间”走进了“白鹭时间”，从一个无力面对生命危境的六年级小学生，变成了一个与从未有过瓜葛的故乡无缝对接的少年。这样的故事在世界文学史上曾有过若干伟大的版本——爱丽丝和她的兔子洞、多萝西和她的奥兹国，以及衣柜里的纳尼亚王国，甚至《黑瓦寨的孩子》里穿西装、打领带、伪装成心理咨询师的刘佳，也让人不由想起那位穿马甲、佩戴怀表的“白兔先生”。

王嘉峪前往黑瓦寨，正如爱丽丝跳进兔子洞，黑瓦寨赋予了他启东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时间体验，一如爱丽丝的仙境之旅。小说里关于两种时间的微妙呈现，构成了故事的艺术魅力。在黑瓦寨，亲人故旧们所经历的时间以巨大的固态形式得到展现——“在一脉山

玉兰
一瓣

梁之上，是密密麻麻馒头一般堆叠起来的坟冢，虽然坟冢之间长满了青草，但看得出来，这些坟是有后人关照的，埋葬不超过百年。后来王嘉峪知道，这是黑瓦寨去世的人的墓地。他们生前在一个寨子，死后集中在一条山梁”。而在黑瓦寨，生人的岁月也是凝固的，留守的老年人只需要考虑种洋葱与卖洋葱，半大的少年们也需要考虑竹牛与竹马、小金瓜与憨包鸭。生者与逝者、来处和去处都明晰而实在。而以其即将小学毕业的年纪，王嘉峪也如同多萝西在奥兹、彼得四兄妹在纳尼亚一样放射了与其年龄完全不匹配的能量。依靠启东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上网技能，王嘉峪以一己之力把本地人连汇款单都不认识的黑瓦寨推进到信息时代，又直接推动了当地洋葱的外销。黑瓦寨的故事是两种时间的并行、对冲和延展。在“城”的时间里，王嘉峪是尿毒症患者之子和外地来插班的小孩；在“乡”的时间里，他是替天行道的小土匪和黑水河镇的状元。并置和错位构成了《黑瓦寨的孩子》奇崛的风格，但“城”与“乡”的不同在小说中并不构成一种反差美学，毋宁说“城”是作为对“乡”加以深描的一种契机，而且很快就融化在“乡”的叙事之中。正如故事中的每一位穿越者都将适应自己在另一种时间里的角色，当王嘉峪升入西番初级中学时，关于“城”的叙事就几乎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在《黑瓦寨的孩子》里看到了一种达利《记忆的永恒》式的效果，时间对空间实现了溶解，古代的黑瓦寨对当代的黑瓦寨实现了征服。连那些埋葬先人的坟冢也“一瞬间在王嘉峪的心里变得柔和了。这里埋葬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他们在相册里都面目清晰，他们在传说中都各有情趣”。

作者一度想把《黑瓦寨的孩子》命名为《变声记》，试图隐喻性地把少年成长的主题蕴含其中（甚至是作为中心），但就如种子必然涨破种皮成为参天巨木，《黑瓦寨的孩子》显露出了比成长主题远为阔大的写作野心，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我们还见到了野心的实现。



花之声

陈顺源

花月路散步

□吴德根

今年开春后，因疫情不能远足，便常常去家附近的花月路走走。因为它偏倚于江边，一点儿也不喧闹，整条路上甚至没有一家店铺。然而由于它的静谧整洁、风光独特，却成了我近足的好去处。

花月路紧靠着网红景点滨江公园，路的东侧是通城最高档的洲际假日酒店，L型路向，长不足三公里。两条小河沿着路的两侧伸延远方。

黄昏时分，我独自去那儿散步。一走进花月路，心中便有种莫名的惬意。随着脚步的挪移，路上渐次展现出一幅风景秀丽的天然画卷。

路旁，小河缓缓流淌。河堤上，杨柳成荫，数不尽的纤细柳枝垂曳水面，仿佛是女人在梳洗那长长的秀发，撩拨着春天轻盈的面纱。

路边绽放着各种各样的花儿，尤其是河边上的小野花最惹

我喜欢。小小的、嫩嫩的、香香的，粉粉的、白白的、红红的，簇拥着在夕阳下，红日的余晖把这些缤纷的色彩照映在清澈的小河里。水面上荡漾着五颜六色的花影，荡漾滋润着我的心肺。

途中偶遇几只黑天鹅在水中徜徉，那悠然自在的模样不就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最好写照吗？人生所求，莫过如此！

漫步在花月路上，欣赏着沿路的风景，不知哪位雅士给这条路取了如此浪漫的名字。

夕阳落江，明月又早早地从江面升起。皎洁的月牙高悬在杨柳的树梢上，把它所有的光华全部洒泼在路面上。夜晚的花月路明亮璀璨，月光下，鸟儿唧唧鸣叫着从头顶飞过。江风拂面，身心好个清爽！

一路走来，一路鸟语花香，一路明月相伴。风景如画的花月路啊，你是我心中的人间天堂！

路的北端是滨江花海，南端

则是狼山国家森林公园。花月路是条静静的河流，连接着五山和长江；花月路是条五彩的纽带，连接着花海和森林。快到路的尽头时，有一中年妇女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卖老冰棍，我买了一根三块钱的。那满脸风霜的妇女微笑着说：“请把冰棍扔到前面的垃圾箱里。”我的心瞬间融化了，是这条干净整洁的路感染了她，还是她那美丽的心灵点缀了这条路？

她使我想起了母亲。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是靠打零杂工维持全家生计的，没有活儿时，就煮玉米、烘蕃芋到街头上贩卖。那是一条多么漫长艰难的路！正因为母亲的辛勤劳作，才使我今天逍遥自在地走在这条舒适的路上。

我心想，这卖冰棍的妇女不也是这条路上的风景吗？她确实配得上这条漂亮的路。由此，我更加喜爱花月路。

从“光字片”到“节制闸”看岁月变迁

□陈邱轶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人世间》记录了北方周姓人家几代人的工作和情感故事，看似平凡的日子却似一面镜子，映射出新中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和时代变迁，令人感慨万千。其中，周志刚夫妇在“光字片”养育三个孩子的故事，让从小就生长在节制闸村的我感触至深，回忆起儿时那段过往，我们陈家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日子，恍如昨日。

陈家第一代，我的爷爷陈桂生，家里排行老大。20世纪70年代因为在染印厂工作，获得了当时宝贵的“城市户口”。他常年拼搏在艰苦的生产一线。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节制闸四组的一块地上搭建了属于自己的老平房。这是我们家最早的住所，从此有了遮风避雨的去处，在节制闸落地生根。

陈家的兴盛源于第二代，在陈桂生的引导下，第二代人

都很争气。长女陈燕，学生时期一直是班长，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了电视机厂工作。她在厂里工作努力，在家中帮助父母照顾两个妹妹。二女陈丽一样才貌双全，虽也早早因家庭困难中断了学业，但最后还是通过上夜校，考上了大专。也是因为这段经历，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并成为我们节制闸四组第一个嫁到城里的女儿。小女陈妹是最优秀的，她虽没考上大学，但有做生意的天赋和出去闯荡的魄力。20世纪90年代，从南通市十字街南通饭店旁第一家肯德基，再到华联市场对面的万干糕点，最后在南通电影院对面的大润发，她都工作过。直到2013年举家远赴美国，她在纽约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成为第一个搬出节制闸定居国外的人。

陈家的第三代，又像是《人在世间》中周家的二男一女。老大

灯下漫笔

小陈在南通机场工作，老二展儿还在南昌的大学读音乐教育专业，老三彬彬跟着家里搬去了纽约。2013年，随着老平房的拆迁，我们从节制闸村搬到了城里。2015年，我们又从城里搬进了现在的节制闸街道永兴福里。之前平房的位置如今已是高楼耸立，周边还建起了很多绿化带、社区广场，一切都变了。我爱我的家，爱以前节制闸幸福和谐的家，更爱现在这个被永兴“福里”包围的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步入2022年，我们这辈人已不再懵懂，开始离开校园，踏入各行各业，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

面对如今复杂的时代局势，我们这辈人应尽全力跑好自己的这一棒，勇担责任，抓住机遇，在人生最具精力的青春时光里努力奋斗。